



别人的风景

安徽合肥 王张应

百味·随笔

许多居民楼一楼人家都有个小院子。院子，便是一楼的优势，卖房时它是一个被人反复强调的卖点。我住的这栋楼，一楼却没院子。我住的是离一楼最近的二楼，相对于一楼来说，二楼多少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。住在二楼，看一楼人家窗外的绿化草木，须作低头俯视。一楼阳台外边，是一块不大的空地，那地方原先有一些绿化。开发商围楼造景，种了几株大乔木，栽了一丛小灌木，还有一片绿叶阔大的八掌金盘。那群植物高矮不一，聚在一起错落有致。加上树的叶子有大有小，形色各异，那块绿化地看上去还挺美，开发商造景是成功的。

人都可能存在审美疲劳，看人，看风景，久了都会疲劳。起初，我站在二楼阳台上，喜欢俯视楼下那块绿化地，看大树下的灌木丛，看阔叶如掌的八掌金盘。看久了，视角自然上扬，目光远投，看小区中心广场边的大树，看在树下嬉戏的孩童，以及守在孩子近前行动迟缓的老人。

估计楼下人家也是这样，刚住进来那会儿，觉得他们家阳台外的风景好美。时日久了，他们会在眼前的风景上看出一些美中不足来，便有一把长柄子大铁剪子张开大口高调出场，对那些构成风景的植物进行一番斧正塑造。到后来，原先美丽的风景，怎么看都不顺眼，任大铁剪子删繁就简也无济于事，它可能成为楼下人家一块心病，须去之而后快。

那块绿化地是被一点一点地去掉的，“蚕食”一词用在此处是合适的。先是大树被剔除一些枝丫，灌木被修剪瘦身，八掌金盘的一些大叶子与茎秆分离落在地上。接下来，大树叶子落尽，只剩光秃秃的树枝。枯萎的植物没补种，直接清场归零，让那块以风景形象示人的绿化地，还原成一块裸露的土地。

阳台外风景不见了，一楼人家的视野显得空旷起来，人在家里，该是感觉眼前亮堂许多。这或许正是人家所需要的吧，原先阳台外风景虽美，近在身边，触手可及，但那是别人的风景，一楼人家能欣赏，却不归他家所有。楼下那块裸露的土地不再成为风景，对别人没用，对楼下人家却有用。

先是在那块光秃秃的土地上，立起一副可折叠的金属架子，一楼人家由此解决了无处晾晒衣物的大难题。接下来，一楼的女主人开始在那块空地上做文章。她买回大大小小许多瓦钵，将地上的土铲

进瓦钵里。而后，又弄来许多植物秧苗，将秧苗栽入瓦钵，那些承载绿色生命的瓦钵便成为盆景。盆中之景，是养眼之物，也有养口之物。我于盆栽绿色植物中认出铁树、发财树和幸福树，还有种在瓦钵里的香葱和大蒜。需要时掐取一点，为日子调味。那一小块空地上，寄托理想又不脱离现实，洋溢着诗意又飘逸着烟火气。

随着时间推移，楼下那块空地上，盆景由少到多，由中心向四周扩散。尚未做到对裸露土地进行全覆盖，还是遮盖了大部分裸地。原先的绿化地，经过一段时间闲置裸露，又被人利用起来，形成一片新的风景。

一楼人家的女主人，常活跃在那块空地上。她心里或许有一道围墙，那块地就是她的庭院，有事没事，就到院里去，弯下腰身侍弄侍弄。偶尔，见她站在那些盆景旁边，欣赏自己的作品。我在楼上，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她低头看亲手培植的盆景，想必有满满的成就感。地上大大小小的盆景已然成为风景，那可是她自己的风景啊。那位戴眼镜的中年女人，看得出来，离开土地久矣，但她还是深深地眷恋着土地。似乎已实现人生中后期重大角色转换，她握笔杆的手已适应锄头和铁锹。

楼下空地上盆景渐渐多起来，闲暇时，我的目光在那块地上停留时间便渐渐长起来。人的目光，总被风景牵着走，这似是定律。于我来说，那些盆景如同之前的绿化，都是别人的风景，但我的目光还是愿意光顾。

所谓美好，有美就好，何必强做它的主人。这个世界，终归属于一些有幸的眼睛。

探梅三阙

安徽合肥 张武扬

金缕曲·读梅

风暖凭阑柳，又相逢，乍晴时序，元宵前后。安著新词乡愁似，浅唱低吟旧友。心所适，怎堪窗瘦？流水高山谁同调，奏新声，勉慰时乾九。梅自度，笛何有。

疏枝老干横斜久，伴霜月，蟾竹携将，关山遥走。探历啼鹃催春近，花萼沁脾醉又。我亦愿，归来蓬牖。格调纵饶拈绮语，散寒英，把卷花前读。随梦远，客知否。

鹧鸪天·诗梅

惊破朔风隔远津，遗仙欲问巧传神。几枝开处随心远，数点倾时待早春。

弹楚韵，借霞晨。冲寒独步傲红尘。探梅诗在还知否，有句无题一任君。

一剪梅·咏梅

惊蕊高枝红绽晨。轻点凌霜，不染纤尘。流铺云幄面寒开。清瘦知人，乘兴湖滨。

擢秀娉婷一树春。撮魄寻芳，六合开新。暖风吹律透枝桠。焕出诗家，酌酒吟魂。

听雪

安徽合肥 张建新

早晨推窗，大地晶莹，雪终于下下来了。实际上，我半夜就听到了雪的声音，尽管声音轻柔，但密仄，还是将夜色磨擦出了不小响动。晚上和一朋友聊天，聊得很久，我总是把话题向雪上引。我喜欢雪，朋友也喜欢，拉拉杂杂的雪就在我们话语中下不停。朋友在乡村工作，说乡村希望有一场雪，瑞雪兆丰年乃千年不变的古训，雪罩大地，一切的绿在雪的滋润下会更青翠。

朋友有诗人的情怀，事实上面雪、话雪，每个人心中都会洋溢着诗意。雪令人亲切，雪是另一种形态的水，近水，人诗性。雪是可想像、可在心中飘逸、长翅膀的水。弱水三千开花，开的是雪花。雪花坚强，寒冷中抖擞精气神。

一场雪过，春天就不远了。雪花是和大自然的花相通的，五彩缤纷的花一开，天空就会明朗，就会暖和，就会不自主地唱歌。雪花是所有花朵的先导，雪花是水做的，大自然的花朵能不是？水润万物，水生万物，水无声，却让世界喧嚣，这估计是水的本意，喧嚣才会有世界的大气和澎湃。

我送朋友出门，细雨兼霜风，天空格外的黑暗，可我听到了雪在路上的走动。

我的姑奶二十来岁进入黑暗的世界，双眼无路，靠着一杆竹子行走。姑奶很是乐观，挂在嘴角的话是：我眼笨，但耳尖，能听到眼看到的全部。一年大雪，家人要我去看看姑奶。姑奶家的大门敞开着，姑奶端坐在屋檐下，将黑洞洞的眼窝投入雪野。我问姑奶可看到什么了，姑奶愣了下，说：我听到一朵雪花在飘，听到一只兔子在雪地里找绿，听到一只鹰抖

动翅膀在飞翔，听到雪的骨头嘎吱响……姑奶说了很多很多，引得我拿眼睛在雪地、雪空中四方寻找。

雪花飘飘，天空的雪和地上的雪连通在了一起，我的眼睛不够了，我看到雪野茫茫，看到小花狗在雪地上乱窜……但没看到抖翅的鹰和寻青的兔，我的眼睛显然达不到姑奶耳朵的“尖锐”。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姑奶的历练比目光看得更精准。

我所知道的姑奶是在她年轻的时候，在一个大雪天离开故乡，经雪天的水路去芜湖的，做了纺织厂的挡车工，本来人生光明，可惜的是生眼疾，又耽于治疗，去时明眸生辉，回来时已双眼无路。剩下的时光，姑奶只能用耳朵去感知世界，感知世界上那最真切的部分。

姑奶对我说，她在听雪，听纷繁中的安静。姑奶是一个善于叙述的人，对我的影响也很大。雪天里，姑奶总是提着个“火囚”子（火笼），和我说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但说的最多的是我爷爷、我姑奶哥哥的事。我爷爷的许多传奇都是我姑奶告诉我的，比如爷爷力大无比，能举动石碾；比如爷爷抗租，和当地的保长斗智斗勇；比如爷爷在上海当兵，和日本鬼子

打斗；比如爷爷当了省劳模，一地界喊他张劳模……姑奶边听雪边说，绘声绘色。

雪可观，雪更可听，对于姑奶犹是这般。陪姑奶听雪，我大约五六岁的样子，一转眼好几十年过去了，到了我去体会听雪的意和境了。

我在阳台上种了两棵梅，一红一绿，红男绿女，似乎也是一种象征。红梅和绿梅在逼仄的空间里生长，枝叶算不上繁茂，但到了冬天却是花蕾累积，布满了枝头。红梅、绿梅似乎就在等雪，她们的花是为雪准备的，而我植梅不也是为雪吗？踏雪访梅，无雪可踏梅有啥访头？

雪成就梅花，梅花为雪增景。面对两棵梅，我往歪里想，梅花无限，雪花她是绝看不到的，莫非和我姑奶一样，落个“耳尖”听雪？不过，梅知雪的真谛，在雪寒中将清香研制得入骨脱俗。

阳台上的红梅开了，绿梅也开了数朵，清清的香向雪花传去，雪花有了香气。

腊月二十三，称之为小年，我去看望父母亲，一路上平平淡淡，一点年的氛围也没有，不免有些悲戚，年味呢？我把看到的和年迈的父母说，父亲说：不急。母亲说：才年头呢。而父母却异口同声说：下雪，年味就来了，听到雪声了。父母耳朵都“背”了，背了的耳朵也能听雪。

独坐书桌前，我倾听窗外的雪声，雪声真的可听可诉求。此刻当闭目，摈弃所有杂念，邀雪花逸飞的动作入脑，如若“春雪满空来，触处似花开。不知园里树，若个是真梅？”的诗句闯入，也可一并收了。一并收了的还有焦虑和烦躁。

百味·诗境

百味·情境